

三朝要典卷之十三

紅丸

尚書王紀侍郎楊東明議曰



光宗先帝御極三旬鴻摹偉畧史不勝書說者

曰一月

太平天子

萬年有道聖人此贊詞亦實錄也追想

潛邸艱難光景談之令人欷歔泣下迨其末

也麗人之蠱惑崔文昇之涼劑李可灼之
萬平紅丸同一機軸今之畫策者卽昔之蝎譖
太平者也舊輔方從哲獨秉

國成慣結奧援止知有

貴妃不知有

君父包藏禍心其姦惡更在沈四明上矣此禮
臣孫慎行所爲公正發憤欲申大義以討
賊也其喫緊全在李可灼進紅丸一節夫

先帝當鼎泣訪落之時過哀過勞已成虛損痼
疾誰令可灼之紅丸又繼文昇以進乎方
是時

先帝大漸

召大臣託孤託後事一息僅屬易簣在卽此正
盧扁望而却步之日也金丹之餌何益雖
先帝考終正寢曉然明白而可灼輕易進藥令
人不能無遺恨矣何物么膺不加重討而

賞之罰之等

溫旨遣去之可謂

國有刑章乎絲前而觀從哲過信可灼有妄
進藥之罪絲後而觀曲庇可灼有不討姦
之罪卽喙長三尺亦無以自解矣有味乎
左都御史鄒元標誰秉

國成之言也可謂千載鐵鉞矣嗟嗟

國法

國史交相垂戒禮臣憲臣互爲發明一則扶

君臣之大義一則成古今之信史老臣忠

君愛

國防微杜漸之苦心未可爲膚淺者道也總

之此番公案妄投大黃以損傷元氣者崔

文昇也輕進燥藥者李可灼也主使李可

灼者方從哲也不逮可灼無以服天下不

逮文昇無以服可灼不削奪從哲官皆錄

廕無以洩天地神人之怒爲法受惡百口
何辭爲

國討罪三尺不貸是在

皇上大奮乾斷毅然必行耳卽今開局修史將

職等䟽單及詹事公廩科臣惠世揚議史

二䟽一併宣付史館以成

光廟實錄庶

國法清議大明于一世姦臣邪黨遺臭于萬

年其有裨于綱常名教非淺鮮矣

史臣曰孟子曰邪辭知其所離今之

言紅丸皆邪也夫旣知

先帝大漸盧扁望而却走矣又謂文昇損傷元

氣可灼輕進燥藥若以

帝乃殂落二人寔致之何昧心甚也倘所謂邪

極而遁辭生耶

尙書姚思仁侍郎丁懋遜議曰

先帝聖孝性成哀痛過度偶爾致恙未至沉疴
李可灼官非太醫醫非世業敢以紅鉛丸
藥進

御不經嘗試不開藥方丸甫人口不一日而
先帝賓天矣據律以大不敬擬斬臯當情真但
先帝高居深宮無人薦進可灼縱有紅丸何從
而知若薦自輔臣方從哲必有本章在於
內府一查便明今以莫須有之事而坐以大

惡逆之臯恐無以服從哲之心也惟是從
哲身爲元輔不能主持遂同可灼調進誰
秉

國成以致于此以此責從哲何說之辭總之
臯一李可灼可釋天下之疑杜後世之議
矣

史臣曰旣云薦可灼爲莫須有無以
服從哲之心復云遂同可灼調進欲

以服從哲之心恐從哲之心終未可服也總之弑君之事實則服不實則不服誣從哲則從哲不服并誣

先帝則天下萬世俱不服一月之媿懿無窮而千秋之誣謗忽起是誰之過與

左副都御史馮從吾議曰

先帝賓天雖不專係李可灼之藥然鴻臚非保御之官

大內無用丸之事卽用之而效亦當嚴旁投之禁况用之而不效乎准養病之稟擬將何自解乎李可灼亟當重處外仍申飭左右無論藥之效不效大抵非御醫院官不得擅進此今日之所當急講者也

史臣曰從吾謂用之不效當嚴輕進之誅卽用之而效亦當嚴旁投之禁是效不效無一而可也是教天下爲

臣子者坐視君父之危而不救也

先帝不幸

賓天設當時

聖躬霍然立起爲從吾者亦能持此說以欺天

下後世乎

左僉都御史鍾羽正議曰方從哲國老也

身膺

顧命當危機交急之頃無謀無斷似佞似欺將

謂小事糊塗大事不糊塗耶未有事關

君父而可輕言故誤者也此而不議如

國法何是宜免其官秩出之外郡使爲法受

惡以待良史之書則議大臣之道得矣

史臣曰議以求其至當於

君父之前論人欺佞僅謂之似夫似遂可以蔽

人罪耶身爲法官所議何事持論乃

若此何其悖哉

通政使白瑜右通政林熙春劉憲寵左叅
議馮時行右叅議聶世潤呂邦耀梅之煥
議曰舊輔卽無其心而不幸有其事卽無
其事而不幸值其時惟當局忙作迷局故
疑案傳爲罪案此心之終難剖也藥自有
專司灼縱神于醫何不力主商之所司與
所司同進而以未達嘗試之乎庸醫殺命
律有明條况

堯舜之主乎四海願
先帝萬年迺倏忽僊去蒙賞寬誅雖當弘貸之
朝難從惟輕之典宜蚤正法以全
大孝以快輿情

史臣曰瑜等曰疑案傳爲罪案夫疑
則非罪况不疑乎又曰弘貸之朝難
從惟輕之典茲成何說歟
左通政何喬遠議曰

先帝升遐之故

皇上侍疾已明始末所欲廷臣會奏但以釋中外
外逃疑之心耳其云李可灼併議來說按
成化二十三年

憲宗皇帝賓天

孝宗皇帝卽位禮科等科韓重御史陳穀等疏
論李孜省等罪狀末言太醫院官施欽等
俱庸醫偏執方藥旬日之間官車晏駕望

皇上明正典刑奉旨李孜省等宜置重罪但宅
憂中姑從寬謫戍甘州等衛施欽降院使
任義降院判文貴降御醫蔣宗儒降醫士
朝廷寅削其官又按隆慶四年掌吏部事
大學士高拱言近者審錄重囚閱方士王
金陶傲申世文劉文彬高守忠等獄詞曰
金等妄進藥物遂損聖體比金等子殺父
律謂

先帝是金等所害議事者假

先帝爲詞誣以不得正終其將謂

先帝爲何如且

陛下以父子之間而明於

陛下前誣

先帝以不得正終其將謂

陛下爲何如臣若不亟明其事恐天下後世信

以爲眞使

先帝抱不白之冤於天上留不美之名於人間

而

陛下亦何以爲情也伏望

勅下法司會訊明確渙發明綸宣付史館若金

等自有當誅之罪宜以本等罪名誅之死

何足惜

上諭再論金等別罪刑部尙書葛守禮奏金等

左道惑人世文爲民倣文彬編置口外詔

如議又按大明律十惡明例六曰大不敬
合和御藥悞不依本方及封題錯悞又按
禮律合和御藥悞不依本方及封題錯悞
醫人杖一百料理揀擇不精者杖六十二
條文同罪異又入議條七曰議貴未云有
罪者條具所犯奏請

上裁其犯十惡者不用此令謹按二條文同罪
異蓋十惡條是大明令所載洪武元年之
令也禮律條是大明律所載洪武六年之
律也職愚不能定李可灼罪敬引

先朝舊事及律令文同罪異以備採擇
史臣曰獄有疑則斷之以律合和御
藥悞者律止於杖卽以此欲罪可灼
亦無可加矣奚必文致之橫生異議
哉喬遠援舊事證今案引律甚確至

云

先帝升遐之故

皇上已明始末則一言足以破羣疑矣

大理寺卿周應秋少卿饒位扶克儉曹于

汴郭尚賓吳應琦王命璿議曰李可灼進

藥之顛末與進封移官等事先後之章奏

甚詳當日之親見可核職等彼時或遠在

差上或伏在田間驟傳

皇考之變無不驚痛心裂而未身歷其情形欽

遵親見據實之

明旨未敢以耳爲目至如李可灼漫試藥於

萬乘之躬膽莫大而罪難追所當置法以舒公

忿者也

太常寺卿陳于廷議曰李可灼輕易進藥

引合和御藥悞不依方一條其不合有二

彼謂原有成方衆共灼見偶然悞用總係

常藥耳今可灼紅丸如云常方何必特進

用應秋逆案
頌美
曹于汴東林

東林

如是竒方誰爲監製抑或托言本方寔是
別藥俱未可知其不合一律但言悞不依
方不言服藥之後有無損害蓋謂未經

御用旋被檢察者設耳今致禍

聖躬事同大逆而乃引此以寬其戮其不合二

且此條緊關字樣全在悞之一言耳昔也

風癩二字脫張差以庇其主使今豈宜以

悞之一字脫可灼以庇其引進耶弘治年

間施欽等多人進藥以偏執乖方致罪顯
是議方呈藥決無別情可灼獨自進藥其

情叵測可灼與崔文昇爲故爲悞總無逃

於大戮至隆慶初高拱議寬方士王金等

之罪原借以傾陷徐階非正論也當時卽

爲諫官所駁且王金等係

世宗平日信用可灼乃輔臣一時引進金等覆
審定罪亦以左道爲從編置口外蓋彼時

爲首者有陶仲文已死耳今可灼躬挾竒
方更誰爲首若以始之引進繼之賞姦者
坐以爲首而使可灼爲從則又近於深文
而不可也

史臣曰夫可灼進藥謂之無濟於

先帝則可今必曰托言本方或是別藥又曰獨
自進藥其情叵測謂之不深文可乎
至於高拱一疏訾之爲非正論不知

人臣當以何者爲正論耶

太常寺卿朱光祚韓光祐王紹徽耿廷柏

鄭三俊議曰天下有一時之賞罰有萬世

之是非年來刑賞之失無如李可灼進紅

丸一案者夫鴻臚寺隨堂何官而姓名乃

達子

至尊之聽紅丸何方何藥性經何臣先嘗而敢

輕試于

王紹徽進党
頌美贊導即
撰點時錄也
鄭三俊亦林

萬乘之躬始無論操未達之術懷僥倖之心爲
崔文昇後勁罪不容誅卽果技擅十全業
經三世萬一以入宮誨妬別有肺腸者出
焉可灼能禁之乎一不能禁而通天之罪
將萬身其能贖乎迨

龍馭上賓矣橫叨上賞比逋誅引疾曲擬
溫綸誰秉

國成失刑至此近據

請削官階錄廕避影息陰庶幾大臣席藁之義
雷風雨露合聽

聖裁若夫有無薦進可灼陰謀不道俟當日
顧命親見者遵奉

聖旨據實會奏以釋羣疑職等還

朝皆在天啟元年以後不敢任耳爲目也唯
是綱常欲正

國法宜伸

國體當存古社稷臣有不動聲色而措天下
于泰山之安者貴其斷耳斷之此其時矣
史臣曰倫莫大於君父惡莫甚於弑
逆彼事非親見誰敢昌言煌煌

明綸初無會議之文蓋私意一岐枝節橫起因
而生無窮風波皆會議爲之也使慎
行上疏之初當事者直寢其說不煩
集議則一時君臣相與於安常處順

之中亦何至紛紛如此天下無事姦
人擾之誰生厲階其使人髮指之無
從也夫

太僕寺卿蕭近高張五典少卿申用懋於
倫李之藻歸子顧劉策孫居相周起元田
生金柯杲滿朝薦熊明遇黃龍光議曰

聖體虛弱豈宜投以泄瀉猛悍之劑乃崔文昇
初以泄藥進李可灼繼以紅丸進滔天之

劉策和居相周
起元熊明遇皆
東林

罪卽肆諸市朝猶不足以謝

皇考在天之靈洩幽明人鬼之憤也身犯重譴
何爲而賞以天府之金藥醫禱流何爲而
票以回籍調理之

旨舊輔之心母亦寬可灼以爲自寬之地耶至
若

貴妃立后事從古未聞有立后於

帝崩之後者舊輔不能引誼力爭顧含糊其詞

曰不知有此例否至若移宮垂簾此乾坤
何等事而優柔觀望不勇決剖陳利害及
衆議逼迫而始以一疏了事古大臣有立
談之頃而奠

神器於泰山之安者舊輔聞之當愧死矣若張
差之橫挺入

宮古今莫大之變風癩二字終非信獄舊輔

秉

國之成何不存一段公案俾後之考信者得
誅姦鳩於既死而稱信史於天下萬世也
昔周公爲流言之故居東二年舊輔身犯
不韙公論所不容豈僅僅流言之比更當
斥回原籍無蹈退而不能遠之戒使得潛
窺盤據爲將來

宗社憂無窮期也

史臣曰可灼賞金若非出自

聖意舊輔安得而主之使真有垂簾之勢又不
知當時氣焰何如而移宮之日乃踉
蹌至此耶豈非構莫須有以成不可
解之疑乎至若風癩二字劉廷元不
過直道張差本色又重以

慈甯宮之

召對而猶謂非公案也將以羅織爲公案乎眞
聖諭所謂邪說者矣

光祿寺少卿高攀龍議曰禮部尙書孫慎
行論劾方從哲一疏發舒數十年神人之
憤防閑千萬世君臣之義其功偉矣夫春
秋之義端本澄源罪坐主者故趙穿弑君
獄歸趙盾盾爲政也夫張差之梃美妹之
獻大黃之藥相迫而來同一線索也稍知
臣子之義忠憤當何如相國處之恬然若
秦越人之相視也豈獨恬然且力爲調護

力爲隱諱力爲考察討賊之人君與賊不
兩立相國惟知爲賊而已甯知有

君乎諸人若無相國何所恃而敢於無天無地
無人理之至此極也相國所以爲無君所
以無逃首惡之罪是春秋之法也臣以爲
鄭戚與相國原是一人文昇與可灼原是
一案進封移宮之事諸臣當日所親見相
國雖因人成事尚有兩揭恣美女進泄藥

之事亦諸臣當日所親見相國何獨力掩護曾無一言相國處分自有公議非臣敢言鄭戚回籍已奉

明旨可遂弁髦乎輕易進藥可灼處分自有明條文昇下藥先于紅丸可廢

國典乎

史臣曰弑逆大事欲舉而加諸無故之人既言相國復言鄭戚既罪可灼而後已是誠何心乎若攀龍尚可謂之有事君禮哉

少卿鄭三俊議曰

先帝自居潛邸無日不在危疑甫登大寶萬幾勞瘁有獻美妹以酖之

聖躬虛怯元氣已傷有進下藥以耗之彌留之際生息如綫又有進紅丸以促之進藥一

事李可灼欲以

君父僥倖方相國輕聽漫嘗心卽無他事豈非
悞此事豈可有悞者唐柳泌之金丹願主
長生與可灼意豈有異而泌竟何如相國
一時輕易罪已難辭及

鼎湖旣泣臺省昌言相國非不明于春秋之義
者僅票回籍調理舛錯尤甚有云相國悔
與同失自護其短此相國之誤也至於李

可灼之究問鄭養性之回籍皆已奉有

明旨急宜早決而文昇先進泄藥情罪又在可
灼之上聞其擅離南京潛住都下又宜與
可灼並

請逮問者也

史臣曰自古姦人舉事未有不假借
名目巧立線索者如美妹下藥紅丸
幻作三名裝成一線美妹果醜也勞

三朝要略卷之十三 五
瘁哀毀決無此溺情也下藥果耗也
二旬不用藥言猶在耳也紅丸果促
也

顧命已發勢實彌留也自非當日親見諸臣卓
然持論于下而

皇上英明天挺毅然獨斷于上則助慎行之波
而搆

宮闈之難者必三俊之言矣

給事中趙時用議曰李可灼進紅丸當崔
文昇下劫藥後

先帝病勢已危舉

朝皇皇猶父母之疾雖不可爲人子亦無不
下藥之理惟是紅丸非本等之藥可灼敢
于輕投使當時薄加之罪亦可少快人心
矣而何以得賞及有煩言止票一回籍調
理于是乎言者益忿灼而併忿舊輔私之

舊輔亦難自解然卒未聞以弒逆指也獨
可灼當亟正其罪而文昇之罪更浮舊輔
心旣無他其罪是否輕重總聽

聖明處分

史臣日時用以文昇爲劫藥又云紅
丸非本等藥此猶爲浮言翼者也至
云舊輔心無他未可以弒逆指則亦
其良心耿耿者乎

東林

給事中甄淑議曰可灼文昇直以其應罪
罪之而已有何難處而煩同

朝之會議哉紅鉛味醎有毒載在本草人人
知之豈秘閣元揆而獨不知乎不知而憐
焉是不明也知而忍焉是不忠也借云未
薦可灼亦曾介乎其側親見其以乳汁合
丸矣倘以慎重愛敬之心止之

皇考或可以奄留時日也故崔文昇李可灼皆

罪而職獨於舊輔有專責焉

史臣曰當大漸之日忠臣孝子所倉皇急迫恨不能以身代者斯時而有
人曰吾藥可瘳萬萬無不調進之理
而猶責人以慎重乎在事後而妄談
當局卽喙喙爭鳴益顯其謀之毒耳
給事中章允儒議曰崔文昇之藥李可灼
之藥舊輔皆知之乎曰舊輔雖萬耳萬目

東林

未必知文昇之進泄藥也此

內庭事也

先帝卽天明天聰不能知可灼之有紅丸也此
外廷事也舊輔不薦可灼可灼必有薦者
舊輔不言薦可灼者舊輔便自認薦矣又
何問焉然則處分如之何曰崔文昇內臣
也病與醫合藥與病反

皇上神武何難殲此直以俟

皇上之斧鉞可也。可灼么。膺小臣何以敢言進藥。必有所使。

先帝餌丸而崩。又何以不惶懼自殺。必有所恃藥進矣。

帝崩矣。普天同恨。而賜金賜歸。等之大臣。豈不知而爲者。必有所畏。逮可灼而鞠之。根究底裏。服以上刑。可也。舊輔欲爲萬世不朽之功。不能保四十日。不可知之變。自請削

階奪廕。未必不出良心。然異日翻案。且曰使果罪也。罰豈止此。罰止此。是羅織不成。而姑爲是也。莫若直數罪狀。令之自擇。所以謝。

先帝者。而當事大臣仰體。

先帝令終之名。俾之以初服。返故鄉。而怨艾終其身。盡以蟒玉官爵恩廕還之。

皇上此舊輔疏中所謂。

三朝要略卷之三十一
五
皇上曲全之恩與
天高地厚無窮極者乎

史臣日文昇若有回天之術豈不足
以邀上賞而曰進藥必有所使將使
之何爲乎文昇雖愚必不出此先儒
何以私意加人也眞險而譎矣

給事中薛文周議曰

皇祖未嘗不念

元子也不過昵於一時寵愛之私而逢迎其
意者遂多方以中之或密揭繳還

冊立之詔或進

三王並封之議或造捏妖書傾害善類謀危
國本一脉相承如有所受嗣是而謀之者愈
毒嘗之者愈巧或以挺攻或以色攻或以
泄藥紅丸攻不遺餘力而三十年多危多
懼之

青宮二十日同符堯舜之

聖主遂溘然

上賓也斯時問數年之間誰秉

國成則德清方相公也問誰司巡視則臺臣
劉廷元也問何處分則張差庇以風癩二
字崔文昇安然無恙李可灼回籍調理也
噫相國謬矣殺人以梃與亦何以異乎以
亦與色與藥有以異乎色攻不可問已梃

攻在

皇祖處分則可在相國不可漫無主持藥攻則
情節更顯然矣

皇祖大漸之際元氣虛弱用泄藥不得用熱藥
不得此理庸醫知之文昇可灼豈無意而
輕試之者耶相國謂未嘗引薦可灼原係
何人引薦胡不明言之也律以許世子不
嘗藥相國其何辭于弑君之罪

史臣曰文周謂從哲未嘗薦可灼必
有薦之者直欲窮其造謀之人而語
及

皇祖昵于一時之寵愛斯言真大謬矣夫

皇祖之慈

皇考之孝已見于昔日

慈甯官

召對時乃竟以影響絕無之事誣

皇考并誣

皇祖其何以妥

二帝在天之靈也耶

給事中陳熙昌議曰

皇考瀕危之日崔文昇以攻泄不效而可灼乃
以紅鉛丸補救

鼎湖飲恨雖曰有命在天朱提賞姦幾於顛倒
莫測職平心折衷論之曰可灼無弑君之

事而有輕君之心爲不忠舊輔有愛君之心而未盡愛君之道爲不智

給事中周希令議曰進用李可灼紅丸而先帝崩從哲身爲元輔不當辯獨薦與同薦之分但當悔悞聽庸醫殺人之故若以爲有心卽禮臣孫慎行已諒之矣從哲之不可解者獨當日不逮斬李可灼而身請爲法受惡俟

皇上赦之善矣乃擬旨票去賜金旌賊萬口難辯今日惟有立逮李可灼正法以謝

先帝或赦從哲死褫其職廕流諸裔土以明示天下萬世

史臣曰

先帝將崩而紅丸進非因紅丸進而

先帝始崩也謂之無濟于事則可何至與庸醫

殺人之條同日而語且無以塞可灼
之口又何以從從哲之心哉

給事中周朝瑞議曰從哲之可恨不在薦
李可灼用紅鉛丸致

先帝升遐之故不明而在庇賊不討文昇罪逆
滔天乃僅罷其秉筆不聞一語

請誅之尤可訝者可灼紅丸妄投

先帝已不生矣而亟亟焉金幣之賞誰同之也

及言官白簡糾之而罰俸之擬誰縱之也
至中外人情洶洶同聲致討而猶允之養
病以去誰終以身覆翼之而歇案至今也
春秋之法趙宣子身不討賊尤甚于身自
爲賊從哲身爲首輔視

君父之死生輕易如是將以討賊之任推之誰
乎

史臣曰朝瑞謂文昇可灼有均辟之

條足以陷從哲矣又謂從哲可恨不在薦李可灼用紅丸而在稟擬文昇可灼不當何愈出而愈變也欺蔽之罪可勝道哉

給事中朱童蒙李遇知賴良佐沈應時朱

大典林宗載魏照乘議曰夫弒逆大惡

聖明在上亦何敢聞獨無禁瀉藥紅丸實與皓齒蛾眉相逼而來文昇可灼之罪於是乎

上通於天矣從哲保護

皇躬業不能彌釁於事先又不能討賊於事後即有百喙何辭於天下後世乎亟宜與鄭養性崔文昇李可灼同時追論

史臣曰夫謂

聖明在上弒逆不敢聞斯言是矣而瀉藥紅丸皓齒蛾眉等語獨可以之加

聖明乎而謂臣子忍聞之乎

先帝保躬素慎而一時持論至此能不恟乎有
餘憾哉

給事中霍守典議曰進藥一事如謂輔臣
爲有心也則弑逆之罪古今所共憤此臣
子所不忍萌而職敢輕信之乎然謂輔臣
爲無心也則可灼何醫紅丸何藥

先帝何疾引進何人當中外戒嚴之日輔臣柄
國之成而得托言於不知乎則輕易不敬之
罪固非輔臣所能辭亦非職之所敢原也
况濫賞未追而回籍調理之

旨旋下此何異霍夫人之囑博陸以勿急淳于
之意乎大約有心無心皆爲罪案適爾式
爾總干典刑苟律以許世子之義法將安
逃若曰古者刑不上於大夫輔臣七年首
揆

兩朝顧命不可遽加以不赦之條而曲全其首

領削奪其秩廕此則

聖天子之

特恩或可而豈臣子之所敢言也至於李可灼
以

先帝萬年依賴之身爲一時徼倖功名之地卽
有愛

君之意未免有孤注之心事屬大不敬原宜寘
之重典說者曰柔曼之計方行泄瀉之藥

繼進服藥虛弱之語

先帝所親言則崔文昇之罪恐不在可灼下也
則文昇宜寘極刑可灼次之庶幾惟明克
允而人心咸服乎

史臣曰如以輔臣之心論則當造次
顛沛之時幾幸萬死中一生是亦忠
孝之用心宜爾也此時此際商何功
名較何榮寵而尙疑其徼倖乎夫守

典之不仁乃言人之所不忍言者哉

三朝要典卷之十三

三朝要典卷之十四

紅丸

給事中劉弘化議曰

先帝升遐環海慟施仁之未久

皇上踐阼環海慶敬承之有

君凡爲臣子知慟知愛而已何忍議惟是

宮闈素積羣疑當機最宜決斷而舊輔方從

哲處之偏善依違若深言就裏機關殊爲

可駭李可灼進藥一事終不能徼幸於

皇考夫紅丸者正隱僻奇奧之藥庶民有躊躇未敢嘗試者也何以聽其公然聚訟復公然調進耶縱引進根因尚在諉卸而回藉調理之票出於何人之手卽遠不見唐之柳泌輩近不見王金等所坐法乎舊輔於此惟有束身席藁屏跡市朝以聽皇上處分而已其痛懲之則

皇上之孝也其稍寬之而

兩朝覃恩所進階敘廕姑從貶奪則

皇上之仁也若夫道路所傳仗宵小之邪謀翻移宮之定案則惡極罪大公憤愈深恐更非舊輔之福矣

史臣曰紅丸之議倡蓋慎行之尤也尤而效之羣疑滿腹衆難塞胷非借弑逆以文姦卽假名義以挑激夫光

昭

先帝之令德此

皇上仁孝也信如弘化之所謂仁孝非惟誤輔

臣且誤

皇上矣蓋昧心之極不自知言之無當至此也

給事中沈惟炳議曰

先帝在位只一月而歷年三十有九節節凶危
皆人生不再嘗之苦槌擊不遂再變而有

崔文昇之藥迨其中病已篤而又有李可
灼之丸乘之可灼非醫官也囊中紅丸又
非當日諸臣所面見其合成者也卽以爲
小人無知有僥倖得

君之想而大臣敬慎其事不應以

君父爲試藥之人以

帝命爲乘急取寵之具且

先帝大漸之際苟非有暗裏通話者安能知外

問有可灼耶縱曰陽九之運適會其窮而
按以許世子之義事後亦當追究乃加賞
焉後又許以病請回籍誰秉

國成寬縱至此又何解于庇姦之疑可灼與
崔文昇輩終當逮問以了人心之惑者可
灼進藥豈誠無因至前卽因緣不在從哲
從哲亦曾知之否律于人命一條有主使
有下手有知情況事

仁聖之主處危急之秋乎可灼旣下手矣從哲
脫主使之律足矣能遂超然評論外耶恐
爲

國受過從哲亦當甘之者

史臣曰主使下手等語是明指

先帝爲可灼下手矣弑逆大惡此

國家何等事無論

先帝盛德保躬素極詳慎萬萬無此卽以

皇上聰明天縱在

廷諸臣濟濟布列乃妄以可灼爲下手則傷
先帝之明引許世子爲例則傷

皇上之孝非臣子所忍言矣

給事中薛大中議曰

先帝嬰疾鴻臚李可灼不在醫局不明藥味方
從哲身爲元輔擔荷良重不加詳慎率爾
妄報至今夕進藥而朝

遐升事屬重大緊關方從哲于是乎不得不爲
法受惡爲認罪矣乃飾辯以爲
先帝疾革時李可灼願以紅丸進伊及諸臣以
關係重大不敢輕聽比諸臣恭候

萬安

上問鴻臚寺官今在何處隨遣中使趨

召因而進藥此其間隱隱一段情形已自躍露
識者知其爲遁詞之窮矣夫使可灼進藥

利溥孫所收點
將錄有薛大中
薛字印薛之誤

方從哲倡言事關重大未可輕聽則是方從哲未嘗入告也方從哲未嘗入告

先帝何從知鴻臚寺有李可灼欲進藥耶有

先帝之問則知其有方從哲之告有方從哲之

告而後可灼應

召而入妄意非分之福而以

先帝試也此其情欲蓋而彌彰似隱而實顯方

從哲欲辭世子之罪又安從而辭之况辯

疏謂遂同可灼調進同之一字方從哲自

謂與可灼同也又安得以爲非與聞其故

而辭之耶雖無弒逆之心跡則無可謝矣

既有弒逆之迹罪又何可贖乎彰大罰以

安

二帝之靈是在主持國是者爲剖斷而已

史臣曰有

先帝之問則自知其有從哲之告斯言所爲不

以目擊而以意揣者也煌煌

天語原着親見者據實會奏蓋親見

先帝之間自信無從哲之告耳不據實而失實

欲附和禮臣遂不覺背謬

明旨嗟嗟大中一段情形已隱隱躍露于言下

矣乃反訝從哲辯疏爲情形躍露耶

給事中張鵬雲議曰李可灼一丸紅藥立

致

先帝升遐罪在不赦法無可原當是時首輔方
從哲既不能力止可灼于未進藥之前又
大日不能請逮可灼于

先帝升遐之後迺票以回籍調理若以可灼進
藥爲是也又若以進藥致損

聖躬爲無罪也忘

君父之讎昧討賊之義從哲之罪誠有百口不
能自解矣

論自史臣曰引繩枕根之下豈有完人况
如簧之口乎如必以進藥為從哲罪
則將使從哲坐視

君父之彌留而不恤乎盖鵬雲才足以文姦邪
足以煽黨讒言高張共快一擊甯知
天日開霽之期哉

給事中韓繼思魏大中方有度陳爾翼郭

興治議曰

先皇疾革之故中外一詞神人同憾孫慎行人
朝抗章誅舊輔以春秋之義痛哉非一朝一
夕之故矣粵自龍祭煽處足智工妍思以
其屬毛離裏之親暗奸

大統肺腑綸扉辛癸其著者也賴

神祖剛明老成定策

福藩之國

大本爰定而陰凝水堅謀乃益棘

慈慶之槌幾入五步之內反中發姦者以考
功之法當其時豺狼露齧道路以目雖其
間相劇相刃厥變千端而癩張差者如出
一口誰秉
國成亂臣賊子接踵矣

神祖登遐

先皇御極反側者愈不自安進文衣之媵進暴
下之劑進純火之鉛既削且弱俛瀉俛燔
卽金石鑄體其能固乎自非包藏禍心互
爲表裏何以逆節之形者三首尾其間乃
竟漫視之而不一置討夫桃園之獄歸惡
于盾亦惟以其不討賊也況從而爲之地
乎鼎革之除復泄泄乎后之封宮之遷而
不以當火射下
君父爲意故辛癸故相厥罪惟均而三逆所憑
抑又甚焉但罪在大臣未可擅定若鄭養

性既奉

明旨亟宜遠徙崔文昇必立竿其首于藁街李
可灼當比杖斃于柳泌斯罪孽正天討伸
皇上斯以爲人子爲人君敷天爲人臣也茲春
秋之義也

史臣曰不

神祖剛明

大本爰定則自不必置一詞矣復云謀乃益
棘而舉張差進勝進劑進鉛盡羅織
於謀之一字嗟嗟謀之棘孰有甚於
此者乎至以不重處文昇可灼爲罪
豈不案則亦造謀之私心而非春秋之指
味藥也
天子給事中陳爾翼議曰有謂進藥一事舊輔
實伏有戎心卽有謂進藥一事政不足服

三朝要典卷之四
舊輔之心而垂信天下後世蓋可灼以
天子爲嘗試罪固不容於死顧聞之當日可灼
和藥以呈閣部大臣尚有旅舊輔而進者
豈不可昌言排阻明奪姦雄之魄忍以
君父耑聽之一人乎議者以是虞舊輔有所不
受也且所云弒逆不道

先帝當不正其終

先帝旣不正其終則爲

今上計當日宜何如共圖討賊必期伸

國法以雪

國讎顧

嗣登大寶稱

有道聖人業二載於茲一旦忽蒙以不討逆之
迹其將謂

今上不獲正其始乎議者以是虞傳之天下未
必信垂之後世益用疑也引繩批根情罪

未愜千秋以下曲揣今日之光景或將爲
君惜慙德焉傷

國體而貽
君羞關係匪淺故于公單之外補述所聞以備

國參酌

史臣曰議人必量其所受當可灼和
藥時尚有閣部大臣旅舊輔而進者

而以紅丸獨罪從哲其受之乎慎行
何以出此則亦爾翼所云傷

國體貽

君羞大無人臣禮矣

給事中郭興治議曰天下之惡至弑逆而
極若情委是實自合據法推繩倘不然影
會不明不白之言輕附不赦不原之罪非
所以示天下後世也如紅鉛果傷生毒藥

從哲果包藏禍心

先帝憑几之際

今上在側百官在旁何官中府中皆坐視

君父垂危而寂不出一語以救止乎則遠引不嘗

藥之經

聖孝且爲虧損近比不糾舉之法舉朝皆當究

問恐此重大之案非從哲一人可結也意

者

先帝天性篤孝又稟賦素怯遂毀以滅性羣臣

倉皇抱髯冀緩須臾登遐而不虞紅丸之

不靈也使從哲堅持不進

龍馭亦竟上賓可灼向人曰吾肘後有起死回

生之丹輔臣不肯進

御是忍視

君父之死而不救也從哲又何以自解乎至票

擬李可灼一節極爲顛倒所以自貽其戚

也處分輕重

聖明自有主裁

史臣曰似是之言最易亂政如慎行

執不嘗藥之經是也然竟不念羣臣

倉皇進藥於大漸之際是豈不嘗藥

例乎且臣子必欲以不嘗藥為從哲

罪則如虧損

聖孝何興治據理以斷可破萬世之疑矣

御史王遠宜崔呈秀周邦基楊新期李懋

芳朱泰禎議曰

先帝疾危各官進

宮問安聞可灼亦隨至

宮門外言有紅鉛可救危證諸臣商議俱有

難色大家慎重從哲與各官一也暨面叩

皇考言及輔

皇上為堯舜則已發

崔呈秀於逆
案為首逆同
謀
楊新期亦林

顧命矣欲進紅丸諸臣承命商確再三以進總
欲救藥望

先帝霍然其一念忠愛從哲與各官一也謂有
心投不効之藥必非其然惟是

先帝上昇可灼詎得無罪迺止票回籍調理則
法所不載而人心爲不平其何解于人之
疑哉

御史江日彩議曰可灼旣奉

先帝召用危急之頃非眞見定力善識脉藥者
不敢發一言其眞愛眞弒逆一時在事諸
臣必有能窺其微者出此二者惟庸之一
字足槩之誅討不加而賞銀馳驛尤爲可
訝唯逮可灼正罪以結進藥一事以服天
下人心

史臣曰愛則非弒逆弒逆則非愛直
一言而決耳乃曰在事諸臣必有窺

其微者何得爲此語以惑衆聽乎至
云誅討不加則其附和諸姦之心事
有欲飾而彌彰者矣

御史倪應春議曰許世子不嘗藥直書曰
許世子止弒其君輔臣方從哲於春秋之
義亦聞之熟矣李可灼非精醫之士紅丸
非續命之丹

朝廷非試藥之地悠悠忽忽漫無主持而聽可
灼獻無妄之藥于

至尊紅丸連進

九五賓天曾不聞上引罪之疏申討賊之義而
反行賞姦之典其何以自解于人言計惟
自怨自艾席藁待罪聽我

皇上生死之崔文昇李可灼親自下藥之人與
不嘗藥者情罪百倍三尺甯容少貸駢斬
猶有餘辜

史臣曰紅丸之進因

先帝之召用非試藥也可灼之賞奉

先帝之遺命非賞姦也

先帝原非傷于藥而膠執許世子不嘗藥之例

何其謬誣與

御史李時榮議曰方從哲進藥一事真千古不決之疑然而有必疑者有斷乎必疑者必疑者何用藥者與薦用藥者誰爲

進

御誰爲推轂此

宮闈邃密之事倉卒危急之時非躬親目擊未可以意想臆度叅也此聽之口誅筆伐千秋以後事也不必疑者何用藥不效矣非惟不效且速之斃矣卽非有意亦屬誤投卽非造謀亦屬嘗試誤可赦乎試可嘗乎乃非惟不能正其罪又從而賞之至迫

於公議僅票回籍此何心也此從哲之罪不容追者也若夫李可灼原非院醫妄言投藥據稱病源治方甚悉何竟輒投遽至殞生無方無製未審藥所自來此與崔文昇輕下剝削之劑同一機竅所宜早正刑章者也

史臣曰卽此疑之一字未可以當下立斷也以揣摩億度之心料

土宮闈邃密之事一則曰不決之疑再則曰聽

國家何等大事而時榮竟欲于疑不疑問定之哉

御史陳保泰議曰臣於舟次聞

光宗皇帝之變李可灼進紅丸臺省糾劾票回籍調理臣知從哲無辭人口矣當日進藥時諸臣若韓爌張問達俱親見其事今從

陳保泰逆案
不謹

三朝要典卷之四
哲援兩臣爲証且問廷臣朕身其律令
旨云李可灼進藥原出無稽人口矣當日
聖意是
皇上又身親見而明知之便可釋羣疑矣以爲
弒逆必不受也然則

先帝居深宮何以知灼有紅丸而使進之乎
先帝疾革召諸臣入內

玉几導揚彌留之時從容疑定可灼有藥此必
眾議時左右近習聞之

先帝以進凡人疾雖知勢不可爲聞藥可起
疾亦勉強服餌以庶幾萬一之生特灼不
宜輕試耳故罪從哲進藥從哲有辭若罪
其不正可灼進藥之誅從哲無辭也若曰
從哲弒逆難掩必

先帝真有被弒之事而後可嗚呼幾何不輕誣
先帝哉

御史陸獻明議曰舊輔方從哲職在前揆
謂宜老成自主務保

皇躬破散陰謀獨肩國是

先皇帝之不豫也紅丸一進灑泣攀

髯更賞其姦幾成漏網豈李可灼爲典醫之官

乎豈紅丸爲

先帝對證之藥偶然不驗乎彼可灼固自有莫
追之辟在從哲豈必有其心而後執其咎

耶

史臣曰事可疑始論心紅丸之事無
可疑也至曰不必有其心而後執其
咎更何道以自免乎誣人至此何其
刻哉

御史張文熙議曰此事但問進藥之是不
是弒逆之真不真而已如藥不當進也則
大廷廣衆當日不聞有昌言止之者如果

是

先帝召可灼或者叅情可以定罪乎如弑逆果
眞也則當直窮到底罪不止削奪未必有
此心也或者傳疑不如傳信乎惟可灼輕
易嘗試之罪而票之回籍調理誰司政柄
而顛倒若此不討賊而賞姦此從哲自貽
今戚也至崔文昇敢於進泄藥更重於可
灼兩女姦並當極刑見保護

聖躬當以輕付匪人爲戒也

史臣曰叅情可以定罪是也夫倉皇
彌留操藥物而進之以冀

君父之一生非情乎共此迫腸皇顧疑影政惟
原情而可無罪耳雖文昇可灼猶將
寬之乃謂從哲賞姦哉如云未必有
此心文熙已爲從哲昭雪之矣

御史張汝懋議曰李可灼何物么磨文昇

既誤用峻劑而可灼又投以熱藥致
皇考驟爾賓天死有餘辜迺當事者不亟置之
法僅聽其回籍而賞不追罪不論此輿情
所久抱不平以爲難容漏網者也職讀禮
臣綱常疏維大分子二字讀堂官信史疏
凜直筆于千秋痛定思痛固應有此一段
議論可灼妄進丸藥悞在

聖體非庸醫殺人者比合重擬以垂永鑒文昇
皇考投藥均悞罪應不在可灼下若夫人臣秉
國諒同愛君之心今追論事後而嚴責備
之義其亦何辭如云弒逆咀呪則罪莫大
焉非臣子所能堪也

御史姚應嘉議曰
先帝哀勞成疾證勢誠急宜與典醫者倍加恣
慎李可灼何人輕以紅丸進用論者謂丸
性熱

先帝之崩灼實速之斯時罪一可灼豈不詞儼
義正乃僅令回籍不幾小慈昧大義乎倘
指爲弑逆非臣子所忍聞亦天下所未必
信速寘可灼于理至崔文昇罪不在可灼
下因議并及之

御史施樑議曰從哲親承

神祖憑几之言以輔翼我

皇考當此憂勞損神宜何如慎重者乃違豫之

初崔文昇旣投剝削之謬劑迨至彌留可

灼復進紅丸之熱藥

龍馭且駕白雲以上陟矣

天地

祖宗所憑依之

聖躬而嘗試于不折肱之手可灼之狂妄不敬
孰大于斯其人爲從哲所薦與否職不及
知但哲爲首輔旣不能斟酌于未進之先

復不能明法于

升遐之後及外言紛至而僅以回籍調理票也
將愛可灼而然乎此其失在庇護職又不
能爲之解矣合數事而統論之周旋照管
之意多剖擘決斷之意少力量旣歎擔當
學問又欠該洽總庸人之本相也然而依
違于封后之大典庇護夫輕肆之罪臣此
其庸而實鑿固百官萬民所不能已于喙
者以其爲庸也而盡畧之可乎若曰弑逆
從哲起家制科位極東班獨相七年蒙

恩甚渥

皇祖何負于哲

皇考何負于哲

皇上又何負于哲而爲此犬豕不食之事職不
敢謂其然也

史臣曰紅丸之非鳩易知也汝懋以

三章要典卷之四
三
爲妄投應嘉以爲輕進豈真以可灼
有死法哉畏邪焰而姑甚其詞耳然
終不以弑字加從哲也則樛所云天
理人情之至而已噫以天理人情言
尚謂可深罪者哉

御史溫臯謨議曰李可灼進紅丸一事何
辭狂罔若坐以弑逆而并坐舊輔必當時
諸臣親見其事確知其謀有證有據可以

對

皇上可以質後世然後爲

國討賊不然此何獄也而莫須有斷之乎史
冊一書傳之萬世稍有揣摩附會何以安
先帝之靈于

九廟況

皇上所身親者

乙夜之觀儻浮其寔將無悔是哉

劉涓子錄所收點
將疑有馬宮於
先撥志始本為

史臣曰善乎臯謨之言此何獄也而
莫須有斷之乎夫莫須有者尚疑其
有也若以紅丸為弒逆則通國知其
無矣造此議者不太甚耶

御史馬鳴起議曰許世子欲愈父之瘧無
弒心也然進藥而藥殺夫子加弒焉懼天
下後世之以

君父為嘗也况藥曰紅丸原非正方褻莫甚焉
性復燥毒非心所甚安其忍冒然獻之吾
君乎且聞之內醫皆臨時製造非御員不敢司
方非內局不敢進料凡以重

至尊之體防置堇之姦也

顧命元老豈其見不及此乃抱愈疾之心而冒
嘗試之罪乎按前代有柳方士事

本朝有陶真人事要皆

主上自喜丹物非臣下所進然且方士真人皆

王士禛不赦之重辟垂青史之斧鉞况文昇尚
是內官可灼安從驀進常刑罔赦自有法
司在

御史劉芳議曰李可灼試不對證之劑僥
不可知之福法應重辟崔文昇方

先皇哀毀之際萬幾方殷攻瀉突加此中不無
機關罪在李可灼上至若臣妾億兆下陳
豈患無人治容伐性敢為輕嘗損

聖德而速

聖疾盖與文昇張差總一線索而狡謀尤為叵

測流竄何辭舊輔身筦綸扉肺腑鄭戚甯

負

先帝負

皇上而不忍負鄭戚坐視逆節之著而無一問

罪之詞何辭以謝天下萬世耶

史臣曰罪可灼文昇舊輔者其本謀

也而必牽合於治容伐性張差線索
罪之肺腑鄭戚蓋不如是無以搆

宮庭之難端樹朋黨之旗幟爭底定之首功

意諸姦設心如此目中尚知有法紀

耶

御史鄒復宣李日宣吳之仁議曰

先皇帝一朝風露遂泣

鼎湖追惟其際則有崔文昇進泄藥一事而復

有李可灼進紅丸一事實爲之崇紅丸何

藥誰爲製之誰爲進之而又誰爲保之若

之何其以

帝體嘗試耶此時立拘可灼而駢斬之曰汝何

以紅丸當鳩毒灼其何辭并拘文昇而駢

斬之曰汝何以巴連代斧斤昇又何辭乃

計不出此而票賞金票回籍謾無究詰無

惑乎天下臣民悲鬱憤懣愈久愈深而愈

不能釋然也今日討賊之舉何煩再計獨
若推究當日秉

國之均者何人引賊而進者何人其有心無
心則在不可知不忍言之聞耳今

聖德如天卽不至以不可知不忍言之事坐

顧命輔臣然爲輔臣者痛念

先帝登遐之繇追思許世子不嘗藥之義宜力
請於

皇上亟討二賊以明當日原無庇姦之心次卽
引身席藁辭恩還廕倖及寬政然後返其
初服退居首丘以謝當日昏昧模稜之罪
卽一時公議千秋信史未必盡平亦庶幾
先帝在天之靈或可少安

皇上無窮之孝思或可少慰而天下臣民或可
少謝耳

史臣曰斷獄者必須辯駁到底使人

三朝要典卷之四
三
俯首無辭何得謂有心無心在不可
知不忍言之間耶不可知不忍言則
亦莫須有耳究詰模稜夫亦先自賸
昧矣

御史蘇琰議曰

皇考賓天李可灼情狀屢疏已盡尚煩衆議者
爲處置可灼而已職私爲之說曰灼有賜
死之情無典刑之獄者也於

皇考之脉旣診矣徂落之窾窾諒亦隱隱指間
灼儻稍知慎重當出與御醫諸人商製未
爲不可蓋灼之心妄意其真能起死而遂
躁率進之愚妄極矣爲灼謀當死以灼自
爲謀亦當死因愚妄應死之愆從古入極
刑之典

先皇有顧命有受遺加之曰非正寢使株連曖
昧諸臣藉手快牛李之私將我

皇上之視寢問安逃聽風聲皆以爲不能照管
乎哉故謂灼有賜死之情無典刑之獄也
御史楊維垣議曰

先帝當年所感是不起之證紅丸不進

龍馭亦昇而謂因之遂崩可乎況李可灼詣閣
者數日

先帝何得不聞聞之欲服以求生于萬一而當
前不進稱慎重矣忍坐視乎又安知今日
之追論不轉悔爲靈丹仙藥乎惟是可灼
旣進無妄之藥自宜受無妄之罰而處止
回籍終難服人耳時歷二載不爲不久穆
穆布列不爲不多雪讎討賊獨後于宗伯
而甘與逆儔久共天地是何不忠者之衆
耶若以承前啟後之

先帝而不與以考終以義盡仁至之

皇上而忽加以不孝又匪臣子所忍聞矣

史臣曰不與

先帝以考終一語足以定紅丸之案矣慎行何
嗛於

先帝而必欲造是獄乎則亦蘇琰所云株連贖
昧藉手以快牛李之私而已

御史馬逢臯馬鳴世議曰事無兩是之理
七年秉政之相臣弗能討賊但當議貴議
勞而必不可謂其無罪法有一定之條三

番行逆之姦黨敢於濟惡皆屬可誅可滅
而必不可處以偏輕伸此公議不汙青史

史臣曰三案詆誣線索則一此直私
心附會比周者之談耳乃曰伸此公
論不汙青史噫其汙青史可勝道哉

御史侯恂議曰

先帝嗣服未幾頓嬰羸弱之證紅丸一進

鼎湖隨泣鴻臚非診脉之官紅鉛非對病之劑

庸醫殺人法當杖輕易用藥嘗試

至尊當坐何律然則李可灼之罪真百口莫贖
矣然而孰實主張之非方從哲乎身為元

輔

君父生死忍聽小人嘗試甚至舉

朝攻發而仍票回籍調理之

旨明示優容庇姦如此欲無同罪得乎論進封

則累

皇祖以亂命之失是為得罪

皇祖論進藥則陷

先帝以正終之恨是為得罪

先帝論移宮則貽

皇上以垂簾之禍是為得罪

皇上人臣有一于此足以正不忠之誅矣願

廟堂之力持而速斷之也

史臣曰可灼之進藥恂何所見以為

從哲實主之票

旨回籍遂議其當同罪茲何說乎至云

先帝嗣服未幾頓嬰羸弱之證夫病至於弱豈
其頓嬰尤悖謬之甚矣

三朝要典卷之十四

三朝要典卷之十五

紅丸

御史沈猶龍錢士貴議曰李可灼進藥一
事錯亂極矣可灼么磨狂妄粟粒紅丸誠
為躁進而相臣固元老也使知

天子之身不可嘗試必召面諭之曰

國家典衣典冠各有主者醫非汝司何敢妄
言方術今與汝約效則惟汝之功不效則

身首異處可灼自量必逡巡退也奈何漫
無主張徒委之中使之趨召玉杯一進

鼎湖載泣

遺詔賜金承

恩恐後人人欲剽亦於可灼之復而反得回籍
調理之報夫醫者尚須調理乃能調理

聖躬哉相臣胸無義憤性能容姦三尺之法不
伸九天之讎不報使今日青史早成董狐
記事必且首罪相臣而相臣必自傷曰我
之哀矣自貽伊戚欲辭趙宣子之惡名不
得也可灼正兩觀之誅而相臣聽千秋之
議

國體不當如是耶李可灼優游里居罪人見
在崔文昇爰爰兔脫一面難寬駢斬藁街
足快神人之憤矣至如

宮闈大故至性所關杜釁消萌斷以安靜爲

上策而事後窮追非

宗社和平之福也

史臣曰猶龍等謂進藥一事從哲漫無主持已明知其無他矣而必曰董狐記事欲辭趙宣子惡名不得蓋亦牽於浮議而不自持耳

御史吳牲喻思恂樊尚燦議曰鴻臚寺官李可灼素非御院之官又乏倉扁之術突進紅丸殊可疑駭庸醫故用律在不赦似茲不開方不嘗藥

會典昭然敢於故違其意尤爲叵測所當亟正刑章以洩神人之憤以報

君父之讎者也但可灼一么磨小秩耳丸藥未進之先何以得聞於

大內

先帝忽崩之後何以僅票其回籍不行討賊反

加之賞舉動顛倒元輔方從哲於是乎無
以自解矣從哲爲

顧命元輔

皇祖憑几之際實以

先帝付託方祈

萬壽之無疆何遽一月之不保旣不能豫消闖
宮之兇梃又不能慎用彌留之狂藥所當准

其自

請追奪階廕以謝

皇祖遺命以彰

皇上大孝至千古直筆大義攸關據實紀載業
奉

明旨所以嚴斧鉞於今日而寒賊膽於將來凡
屬臣子有同心焉

史臣曰言紅丸則已耳而必先之以

闖

宮之兇梃蓋當時持議者之心類如此也夫
人相勦以爲說雷同乃甚奚議之能
爲

東林

御史蔣允儀議曰李可灼進藥彼時王安
舜特疏糾叅內有誰爲薦李可灼者進紅
鉛一丸

先帝服之不豫等語已爲相國立一罪案矣乃
一揭再揭噍噍致辯卽據稱可灼見伊于
內閣自稱有紅鉛藥可救危證因令與衆
共議久之不決而問安

大內之時

先帝因問有鴻臚寺官今在何處遣中使趨召
夫可灼若無因緣何敢呈身內閣輔臣先
令計議

先帝隨有詢問事豈適逢機有專遂此自辯乃
自承矣至

三朝要典卷之三十五
五
貴妃停封

選侍移宮二事千古綱常名教所關不待智者而後辨閣臣但無二心便有專力若稍猶豫卽是逢迎而方且依違首鼠欲却欲前無奈禮部之執奏而始爲從與無奈科大臣之詰責而勉爲催

請明明佐逆步步黨姦而宗伯以漫無主持濡遲不進相責猶寬之矣若謂弑逆之事非

臣子所忍言而

皇上之待舊臣始終有禮則如其所

請削奪官階錄廢或與鄭養性並論各遣歸原籍

史臣曰方

先帝不豫時中外惶惶望

聖躬卽安可灼進藥之事有流傳

大內者從哲辯疏甚明允儀乃謂必有因緣

事非適逢欲加之罪患無辭乎以確
然可據之言斷以爲必無以茫然不
根之語執以爲必有允儀真以一時
黨同之論遂可欺天下萬世之公論
哉

御史劉徽李玄議曰

先帝冷落青宮四十餘年

福藩母子朝夕固寵一時肘腋之姦伏而伺
釁從哲日侍左右豈無心知乃聽鄭氏之
進美女也而不聞諫止聽崔文昇之用泄
藥也而不聞商確聽李可灼之進鉛丸也
而不聞考究致

先帝以女蠱之極繼以毒餌須臾不救輔臣爲
人主之家相凡宮府內外之事皆如吾一家之
事不得推於不及知亦不得諉於不能爲
不根究張差之主使是庇姦也猶可以

神宗之命藉口至女謁之入明投以伐性之斧
而曾不拒止此何說乎不速揭封后之非
紀是附燄也猶可以

光宗之旨爲詞至昇灼之藥立促

皇考之賓天而反行賞賚又何說乎除崔文昇

李可灼各宜入身首異處之大辟以謝

先帝外方從哲引以許世子之律例亦宜重加
褫職奪廕以爲人臣不忠者之戒

史臣曰

先帝以哀勞成瘁其非文昇可灼之故易知也

乃至修怨傾謀黨同附燄幾令

純孝之主貽玷千秋至舉

福藩橫口誣讖則又諸姦開釁

宮闈之本謀矣

御史王大年議曰

先帝大漸時三公九列具在問視可灼進藥非

昏夜不及見聞之事使知紅丸能鳩人也
則諸大臣宜力止之何當日寂不聞一語
使不知紅丸能鳩人也則亦大家悞而已
矣總之

先帝之疾固臣子所不諱而輕進紅鉛自有李
可灼執其咎事何嘗不明白易見哉

史臣曰紅丸豈真鳩人者哉當日問
視

先帝有三公九列在苟腊之毒何不聞一二出
言止之卽云誤亦大家誤大年此言
真一時之定案矣

御史周宗文議曰

光宗皇帝不中於闌入之槌而中於療疾之藥
薦可灼者知之乎不知之乎知之則故不
知則誤惟是無有薦則可而細觀其辯疏
支吾鶻突若爲自解又若爲可灼解顧終

不可解旣薦矣又何辭焉使夫子而在不知書法何如姑以俟諸主持若階銜廕敘纍纍若若於心安乎則以角巾私第怨艾終其身卽不爲許世子庶幾矣

史臣曰宗文謂從哲辯疏支吾鶻突遂無解於薦此真支吾鶻突之言也傷於藥而嘵嘵然究論從哲之薦則亦朋比之私衷耳

御史吳其貴議曰李可灼進藥一事有原其情而寬之者則謂在廷諸臣當

皇考彌留之日誰不思多方調餌以幸其一劑之中可灼和丸以進其情未必不出于此而其執恨成疑者直謂可灼粗心大膽不念

聖躬安危重大輕投紅鉛况先經崔文昇用泄敗傷元氣之後復有此溷進不可知之藥

物

皇考安得不立逝于當夜也文昇可灼不足誅也方舊輔

顧命元臣此何等事也不加持慎輕聽細人以御藥爲嘗試者耶至于

皇考升遐舊輔果有忠憤之心自應立置兩人于重辟何爲一發南都一票回籍調理何以謝

皇上何以抒中外臣民之痛恨也舊輔輕忽不謹致悞

聖躬亦何辭于事後之定論必欲以弑之一字加之則當日勛閣部院諸大臣目擊耳聞自當有言共明心迹母令此段公案晦蝕于情面也今合以李可灼崔文昇比子殺父律擬以極刑

宮庭之事區區影響之談安足與裨實錄

史臣曰其貴謂

先帝彌留可灼和藥以幸一中似亦了然于當
日進藥情事者而乃以不立置重辟
爲舊輔罪又欲坐可灼與文昇以極
刑是何其前後自相矛盾乎

御史張應辰議曰李可灼進藥一事議者
有謂論心可灼似可以無死職直謂據事
可灼必不得在宥蓋

國家無原心之例

君父豈僥倖之人李可灼不得不爲法受罪者
也至方從哲責以進藥時何不慎重昌言
以止彼猶得曰問安諸臣具在一時望

聖疾之瘳人人有同心不受也惟是藥投矣

鼎湖革矣可灼罪狀著矣爲元輔者或聲言其
罪請付司寇或直陳始末以聽

聖裁可也胡爲多賚之金票擬回籍調理是何

政體是何處法身秉

國成而刑賞顛倒如此卽令從哲今日清夜
自省當亦悔前事之非矣自貽伊戚又誰
咎哉

史臣曰一進藥也論心則可無死據
事則不得宥將安取憑焉應辰謂刑
賞顛倒將必如此始不顛倒與

府尹沈光祚等議曰

青宮之梃張差以風癲蔽罪紅丸之藥李可
灼以賚予酬功相提並論無心有迹舊輔
卽百喙何以自解卽愛舊輔者人百其喙
又何以爲舊輔解也豈

皇考在天之靈實不逞於舊輔而卽假手於舊
輔當票擬時嘿奪其鬼令之辯窮於無可
辯耶不則貲卽去國等於大臣重辟死囚
蒙以殊賞夫人知其不可舊輔雖手足忙

亂乎不應倒行逆施至此極也儻僅僅以
么膺崔李伏法了事亦猶之橫槌入
宮以風癩二字結局恐未足以謝

九廟而塞天下萬世之口也舊輔顧衾顧影悔
愧自處或有不止于歸蟒玉還恩廕者然
非職等臆度所能必也至信史宜如之何
昔春秋之書趙盾也說者曰惜也越境乃
免則今日之寬舊輔也抑亦曰惜也彼一
時也重處李可灼庶可有辭

史臣曰進藥何事果其無他輔臣何
尤如有他也豈重處可灼遂可有辭
乎是處

君父大事加罪於人即可謝責也尚敢言信史
哉

甲午給事中方有度奏曰臺臣徐景濂有
疏票擬者欲宣付史館似若以史爲一人

一家私物不知史者紀載必核一時之實
予奪必合人心之公非但史官所不能私
筆削實亦

人主所不能私是非者也今宣

先帝

聖德考終中外所知是矣正惟中外所知能宣
李可灼不進紅丸乎

皇考不服紅丸乎方從哲不賞姦姦乎李可灼不
予告乎臣同官彭汝楠疏票擬者引證輔

臣夫

皇考在日得虛疾是矣正惟

皇考得虛疾所以崔文昇不宜進下藥今試問
文昇果應否進下藥

皇考果應否服下藥恐輔臣韓爌等不敢任也
皇考上仙之遽輔臣之心必有惕然追悔其不
能致愼者奈何引輔臣之親見以寬文昇

之罪耶兩番票擬何以心服中外垂信後
來

上曰國史傳信萬世但當據實直書李可灼已
有旨處分這所奏併付史館參酌

史臣曰臣觀景濂之疏正以史非一
人一家之私欲實紀之爲

先帝昭盛美且以傳信天下萬世也有度何正
言而反倒用之耶且以輔臣親見之
實事多方抹殺而以道路風影之虛
聲一味文致豈不巧於中人哉

七月庚子給事中霍守典奏曰

先帝以堯舜之主一月而

升僂馭說者咸歸咎于崔文昇之用涼藥以洩
其元氣李可灼之用紅丸以助其邪火且
因而責備舊輔臣謂始也不能防君側之
隱禍既也不能止小臣之倖心究也不能

劉汝錄所收
點將錄有

討二臣用藥之誤

明旨處分于輔臣則曰票擬太輕又曰朕念

兩朝舊臣歲久又曰事關

國體不必苛求雖未加以斧鉞之誅而一字
之嚴姦臣之心膽已寒矣可灼掣解究問
罪人斯得公論可明惟文昇未經究問令
再發遣南京刑法不無稍失其平臺省諸
臣叅文昇者不一有謂其誤用涼藥泄瀉
太過以致

先帝不起者又有謂受人主使而以數片之咬
咀代張差五尺之棍者臣雖未敢遽信然
未經究問毋論無以服天下之心而慰

先帝在天之靈宮中府中均有三尺之條在可
灼解之而使來在文昇遣之而使去亦何
以服可灼之口哉況文昇果有他腸罪不
止于遣如無錯誤罪不至于遣而爰書未

成罪名已定亦且無以服文昇展辯之口
臣謂當與李可灼併付法司嚴審究問如
奏辯已明當日所用何藥所合何方同進
藥者何人

先帝何證何不明白執奏抄傳天下乃以一時
不明不自之語滋天下萬世之狐疑耶

史臣曰守典謂可灼逮而文昇止於
發遣是直欲斃文昇矣試執塗之人
而問所以斃文昇之故甯不爲

先帝累乎夫事如衡論事如權衡今又以文昇
之藥與張差之梃同類而談語曰繇
繇不絕織成網羅此之謂也

辛丑太常少卿高攀龍奏曰近日禮部尚
書孫慎行論舊輔方從哲一疏關係甚大
隄防甚遠方從哲之罪非止紅丸其最大
者乃在交結鄭國泰國泰父子所以謀

先帝者不一始以張差之梃繼以美姝之進終
于文昇之藥而方從哲力左右之培植其
爲鄭者鋤擊其不爲鄭者一時若狂知有
鄭氏而已此賊臣也討賊則爲

陛下之孝而說者乃曰爲

先帝隱諱則爲孝此大亂之道也

陛下多讀書精義理此心常明自能辨之果其
辨之則如方從哲鄭養性大義豈容不討

何可一日復令居

輦轂下耶

史臣曰有其而含忍不言是爲隱

諱若夫造無爲有是污鱗

朝廷而不忠之大者反以隱諱責人乎且攀龍
欲

皇上多讀書精義理夫爲

先帝辨謗訕明考終正義理之大也奈何爲此

迷謬之論乎

甲寅

上允孫慎行回籍

史臣曰慎行此行亦自知其辭之窮矣未幾夤緣大拜

廷推首列豈報復之舉不得志於前日而圖肆謀於揆席耶

睿照難欺不蒙黜用卒以公論既定旋加削奪日月照臨之下魑魅無所施其伎倆從前作偽竟何益哉

丙辰南京給事中歐陽調律奏曰禮臣孫慎行憲臣鄒元標先後叅論舊輔方從哲二疏總期明綱常信史冊懲徃毖今植君臣之防寒亂賊之膽正在今日不可少者然必如禮臣之言蒙之弒逆之名而加滅門之禍無乃已甚乎蓋

利源錄所收
點將錄有太
僅寺少卿歐
陽調律

先帝不世之令主不彌月而

賓天此薄海內外所人人盡傷心者臣在里門亦聞道路紛紛之口卒之徐聽人言亦未必然也 惟是李可灼明以藥嘗試方從哲褻如充耳至崔文昇之處治未盡厥辜而滿

朝憾不卽誅可灼且票之回籍調理更使得微賞五十金揚揚晝錦卽愛從哲者何以代爲之辭耶臣謂可灼罪應不赦而從哲則宜削其爵階錄廢以爲人臣不忠之戒上曰這事情已有旨下所司

史臣曰調律旣知禮臣之言已爲甚且曰徐聽人言亦未盡然似尚有是非之心者又謂明綱常信史冊豈非顯以謝公道而陰以附喙訛之習耶

南京給事中徐憲卿奏曰今通國所指孰

有如鴻臚寺丞李可灼之進藥而
鼎湖隨泣臣且不必于常理之外揣可灼有鴆
君父之心卽據樞臣會奏疏云閣部大臣皆言
紅丸性熱恐

聖體虛弱受不得補可灼隨出成方證之也何
爲及諸臣猶未敢以爲可進也可灼入
宮卽傳乳和藥以進也又何爲况是日
先帝對諸臣言輔

皇太子擇

壽宮始欲少休旣而復

召言復有倫有序似乎未大漸也胡爲乎夕飲
藥而朝

上昇乎謂此藥促之不可臣觀素封主人有庸
庸醫謬投劑死其童僕婦子尚欲批其頰
吐其面而市辱之鳴于官猶有誤律今以
么膺小臣妄希榮擢過徼非望見

萬歲若孤注而祇供其僥倖之私真膽大包天
矣昔

世宗朝有方士胡大順者妄製藥物假于仙箕
所造

上疑之以問徐階階力言其詐且曰此輩無賴
小人輕進白鉛意極叵測竟下獄論死夫
大順于

世宗未有虧損而法猶如是况藥誤投于

至尊効則可灼冒

上賞不効則

先帝受實禍此而不問何以遏小人垂涎無忌
憚之心何以明

君疾萬分當鄭重之意或逮或遣無再計者也

史臣日出方證藥和乳調進原出

先帝之命且

先帝至德天縱神明了然乃致疑于尚未

大漸

壽宮諸語又爲者茲謬皆悖之極至以方士爲
爲喻益不倫矣

原任鴻臚寺寺丞今挈問犯官李可灼揭
言可灼因

先帝臨御時

天顏瘠弱兼聞

聖諭頭目昏眩四肢軟弱不能動履又見邸報
所載用藥寬緩科臣楊漣疏云當令諸臣
中知醫者講藥等語因思臣有三元丹每
試輒驗欲以方藥進呈

聖裁以備御醫用遂于泰昌元年八月二十
五日見閣臣言進藥之意閣臣曰此豈等
閑事今方具揭

皇上勿輕用藥何得爲此須與各衙門議會諸
臣入

朝問安灼隨至思吾門衆議良久聞

聖恙大漸而退至二十九日灼在本衙門忽中
使旗尉數傳說

先帝召灼用藥灼驚惶急檢丹藥衆人攙促趨
入至

殿門外時有英國公張惟賢臣方從哲臣劉
一燝韓爌等十三臣俱在問灼曰藥可帶
來灼曰藥雖帶來聞

聖恙已危何敢用藥諸大臣曰

皇上還明白遂入至

先帝

御榻前

先帝形瘦神脫氣喘聲暗語不能辨須中使申
諭方省向灼云快救我伸手

命灼診脉灼遵

旨畧診

先帝云爾係何藥臣始取本奏

上云藥名三元丹是紅丸秋石人乳神砂所製
先帝云皆補養之藥可速速用我好大加陞賞
灼進曰乞赦臣罪方敢用藥

先帝曰爾只管用不妨害你灼不得已遂同十
三臣退出候取乳汁自服一丸乃眼同調
藥一丸捧

進時日已晚

命灼等

殿外伺候少頃傳

諭云先時手冷今漸溫熱又屢傳云身上和潤
寧帖安寢遂宣十三臣進見

先帝喜曰真靈丹真靈丹今用藥後比先前大
覺不同先時心慌時刻不能待朕今心上寧
帖喉中亦不痛身上覺溫和或顏色亦不同
十三臣同聲稱賀云委與先時不同

先帝云這些須藥怎麼這等效你說我聽灼曰
聖恙乃元氣虛損今藥內紅丸乃童女元氣秋
石乃童子元氣乳乃婦人元氣惟人身真
元氣能補人真氣正氣生則邪火退是以
有效

先帝云你爲何不蚤見我灼云小臣不敢輕易
進見

先帝云到此時爾敢救我是箇真忠臣是箇真
忠臣遍謂十三臣云你們俱是忠臣又云朕
今七日不睡得着我睡一睡纔好

命灼再用一丸灼云每日只用一丸不必再用
先帝云此藥我覺着好只管再用灼云
皇上旣命再用待天遲遲酌用又命賜十三臣
及灼表裏銀兩

命賜飯燒割隨同十三臣叩頭謝
恩退出

殿外中外傳

先帝思進膳灼云且勿進膳但用人乳又傳出
先帝云外官有此好藥着明日陞他卿又催用
藥灼云再遲遲用傳諭藥力覺盡

聖體復弱屢催用藥遂同十三臣如前面調一

丸

進用訖

命十三臣各回衙門辦事令灼

殿外伺候良久傳問欲進米飯灼曰可但不

宜用肉味時將酉矣傳說

先帝安寢令臣出去明日蚤來灼出謂灼不當
輕易進藥灼始終慎重並未曾具本

上進

先帝宣召始進用藥耳

君父瀕危共圖救挽與方士平時進獻者不同
謂

先帝何以召灼灼實不知灼疑必中使之左右
先帝者聞灼與大臣商議進藥之言見

先帝病苦奏

知召灼耳謂灼不知醫脉希圖僥倖三元丹灼
穩知其必效者斷斷非敢漫試

先帝甫用一丸而元氣頓生虛火頓減數日不
睡不食者安睡思食非我

皇上與十三臣所耳聞目見者乎謂紅丸微熱
不當復用一丸紅丸性兼陰陽與參芪等
藥不同且秋石性寒人乳甘緩調劑適得
平和初當

先帝火盛之時服之不煩燥而且甯定其明徵
也但

先帝

聖恙已值氣盡血枯故日已至未纔歷三時藥
力覺盡而

聖體遂弱藥雖有效能接氣於如綫之時而不能續命於既熄之後耳懇乞我

皇上追想當日情景再質十三臣如灼言一節

虛誑願甘誅戮

史臣曰可灼小臣也而得與九列同賜表裏賜燒割此曠世之知遇可灼意想不及者豈非

先帝之衷實應且喜而獨斷獨行以至此此當日情景固臣工所見且聞也而後乃孰爲從哲罪案何耶噶沓背憎猶謂有人心乎

三朝要典卷之十六

紅丸

十一月丙辰刑部問過犯人李可灼發遣

依擬

逆案附推

主事劉志選奏曰自古姦雄之亂人國必先以門戶私人密置要路以朋比爲姦而又恐公論不容則托之薦賢爲

國之美名以文其植黨營私之穢迹始以擁

戴繼以把持終以要挾甚至以事權之必不可假者強

人主以必從而後跋扈不共之事可惟吾所欲爲而莫可誰何

人主之事權孰有大于卜相者乎相之未定輔臣或得以衣鉢之故護持簸弄其間未有欽點已下新參數人而猶假公薦以樹私交借補牘以冀及汗如首輔葉向高之要

君無上者也臣狂瞽獲譴里居二十載一旦荷皇上環命備員南曹

計典甫完尚在席藁而偶接邸報見向高連上一二疏謂枚卜肇舉而首推原任禮部尚書孫慎行次推吏部侍郎盛以弘俱不蒙點用覺于大典不光連篇累牘必欲續用一人而後已味其語意似欲

皇上推敲兩臣中而所重全在慎行以弘不過

公孫洩之意也竊意向高非喪心病狂焉
得悖戾行錯至此臣一腔熱血恨不獲請
上方之劔斬其頭而萬里孤踪惜無從借擊賊
之笏批其頰諠不共戴敢出一言糾正之
夫慎行以

兩朝簪履之遺荷

皇上特達之遇宗伯重任屬望良深慎行莫展
一籌無端發難自倡爲不嘗藥之論而妄

疑

先帝不得善其終更附爲不討賊之說而輕詆
皇上不獲正其始自非會議諸臣各秉公心無
偏無黨迫我

皇上獨持

乾斷不貳不疑將令德考終之
主被燭影斧聲之誣而

泰昌一朝實錄幾爲千古謗史矣若慎行者真

所爲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向高身爲
元輔不聞一執此言卒令以百足之虫生
還里閭近復以三窟之兔謬與

廷推

皇上羞以爲臣與衆共棄疇不仰日月之照魑
魅潛踪而向高寧負

皇上不忍負慎行一疏再疏不點不休曾不思
政府何地宰執何官慎行何人誣

先帝以不獲考終何罪而欲令漏網之儉臣得
廁足揆席以玷

綸扉哉

皇上之不用慎行雖云採之于輿論斷之以
宸衷庸知非

皇考在天之靈其式憑之而尚可一意左袒公
然要挾日犯無將之誅而不顧耶記曰見
無禮于其君者如鷹鷂之逐鳥雀臣用是

不避斧鑕干冒

宸嚴伏乞將臣疏

勅下九卿科道會議向高有無植黨是否要

君總之隻手難逃百口莫辯立刻將向高罷斥

以爲大臣徇私黨姦欺

君罔上者之戒

史臣曰慎行倡爲不嘗藥不討賊之

說

兩朝慈孝遏佚弗光

綸扉何地而乃陰謀僥倖於其間耶一疏再

疏不點不休此計得行邪炤尚可樸

滅乎志選之言直鋤其根矣

癸亥二月癸酉給事中王道道志奏曰

先帝登位之初臣下已有望

聖體清羸而進保身之疏者三十年叢脞一旦

盡報雖已不豫批發者猶日至數十每哭

臨未嘗不慟絕積弱也積勞也以及大漸
至孝勵精卓越千古直謂紅丸暴崩有不
得正其終之疑又臣之大痛也然則李可
灼可無罪乎曰柰何勿罪也凡良醫必知
時日大漸在卽方進補劑士庶猶有庸醫
之律況

至尊乎但非殺人之藥與進毒者異矣不嘗藥
者謂藥中有毒不可嘗也若尋常之劑何
憚不嘗國人何至生疑許止何至自殺而
聖人何加以弒逆乎非人情也

史臣曰善乎志道之言

先帝積弱也積勞也其自不豫以及大漸實勤
瘁致然臣子不爲頌德揚美而以罪
輔臣從哲故忍被以不令終之名胡
弗思也

三月甲寅御史霍鏌奏曰春秋討賊之法

身無存歿時無古今其罪不赦也乃有以
愛

君父之過遺誅討之公舉數十年窺伺之姦久
已敗露人人所切齒腐心啖其肉而不得
者一旦爲之解脫盡淨凡爲臣子中夜思
之忍乎不忍乎敢乎不敢乎借曰爲尊者
諱爲親者諱春秋法也此亦謂失在君父
臣子不忍誦言特宛其詞云爾若夫

皇祖

皇考于父子骨肉之際處變而不失其常仁至
義盡超出千古天下後世方奉揚
懿美之不暇有何可諱若夫禍蘊于歲月之已
深難發于居處之狎習情不及覺事不及
防此亦

先帝適遭之不幸非有曖昧心跡難以顯示於
人者則又何嫌何忌必使

兩朝實錄強爲亂賊遷就而大失真乎如謂
召對宣諭之後遂無可疑則崔文昇等之事宜
不見於

大寶旣登之時乃不幸而寔有此事也此卽善
爲諱者必不能謂泄補之藥原未繼文謁
而並進于

御也中外自有耳目臣民自有心知事苟皆真
久而益著豈在人情疑似之際懸虛而斷
乎又其甚者

三王並封一揭陰陽迎合于
國本未建之時此固亂賊戎首久爲人所唾
罵而不齒者亦復比之洗日虞淵之輩然
則崔文昇李可灼之藥不又與黃岐秦越
人爭秘神樓矣乎則尤臣之所大不解也

史臣曰鏃旣知

大寶旣登則人心之繫屬可知文昇可灼之事

不待辨知其無有矣乃曉曉焉而謂
善諱者不能爲之諱夫事之無有又
何待諱乎惟中外有耳目臣民有心
知所以是是非非至今昭明耳

太僕寺卿高攀龍與王志道書曰人臣爲
國當杜漸防微懲前毖後不宜爲亂賊脫罪
爲

君父種禍如張差制梃美女代劍先進熱藥繼
進泄藥以

紫禁

青宮之中忽有荆軻聶政之入於飲食男女
之內行其斧斤鳩毒之謀其事彰明較著
中外共知雖欲諱之孰得而諱之諱之一
字是爲亂賊設護身之符今加以誣謗二
字又爲亂賊立箝口之法

皇祖威福在手妙于調停是

皇祖身上事

皇考仁孝根心妙于隱忍是

皇考身上事

皇上

祖考在念妙于處分是

皇上身上事若夫臣子君臣之義君讎必報君
賊必討是臣子身上事烏得以討賊者遂
爲謗君傷

皇祖之明害

先帝之義使天下更不可開口說亂賊也王大
臣以優人誤入

禁地未嘗知貫高之謀而以比進美姝進熱
藥進泄藥一切實而虛之所以爲亂賊則
善矣所以爲

君父則吾不知也志道復書曰書中揭美女代
劍先後進藥不過言弑

君之實耳然當時大臣在左右者十餘人總未
有一人言弒爲實者此何等事不信親見
而信傳聞乎弒

君之事實則不言亂賊者爲諱弒

君之事虛則不言者第不誣之耳何謂哉誰護
而誰箝哉

甲子十二月丁亥御史周昌晉奏曰天下
事如平衡然低昂一差便隔千里諸臣以

偏勝之心就一成之局如議進藥則處進
藥者之不詳慎已耳而蒙之以弒逆加之
以主使引經斷獄以古案附會今事而
先帝正終之道亦不光矣信史一段斷難曲筆
附會家庭父子之倫旣博人功名青史袞
鉞之嚴復修人嫌怨此時不剖破更復何
待所當明白宣示以定不易之案

上曰移宮進藥事迹自明今宣付史館從實紀

載

史臣曰紅丸信史一段是昌晉已先發之矣其言以父子之倫博功名借袞鉞之嚴修嫌怨此二論尤橫議諸臣之鐵案也雖甚有口弗能辭矣

乙丑二月癸未寺丞徐大化奏曰臣紀之當植也書云惟辟作威惟辟作福臣無敢作威作福蓋大權不可旁落太阿戒於倒持自古蓋臣忠佐所爲凜凜奉行者也乃先年枚卜

皇上允廷臣請業已點朱國楨等數員邪黨以非所擁戴之人紛紛疏揭至再至三必欲強點孫慎行而後已幸

聖聰

天定堅執不允不然將使鼎成有被誣之先帝而熙朝有不討賊之

逆案傾心擁戴
陸竹琴等

天子矣至極其邪謀又將成一段非常欲以欺天下而誑後世臣子所忍言乎

史臣曰一揭再揭刺刺不休此當事者何心豈非樹私人以爲赤幟地耶昔人云薦賢爲國又曰予奪還之朝廷乃今視爲一家之器也象寔有口胡可弭哉

四月乙酉給事中霍維華奏曰

先帝至性天成體素清弱當

皇祖遐升之初哀毀踰禮飲食不時幾務煩殷勞苦爲甚以致夙疾陡發荏苒委頓理所必然而悠悠之口致疑於

宮掖之太盛豈臣子所忍言夫

先帝卽位不二旬而疾作十餘日而不諱女謁而病耶熒熒在疚之時而溺情女謁季世之辟所不爲也病而女謁也岌岌不起之

際而女謁是殉千金之子所不屑也況
先帝以千古純孝之衷當四海托重之日乎甚
矣影響附會者妄也伊時以誤用下藥歸
其罪于崔文昇

先帝猶口授

皇上傳諭諸臣以爲原夙疾固勞致甚大小臣
工莫不欽承此當日

父子

君臣出口入耳繇衷根心之言亦

至仁至明危而不亂之證足盡破從前狐疑之
說矣何爲復有向後蛇足之口也先是元
輔方從哲等疏

請早建

儲嗣以奠

國本並

請如期

視朝以慰羣心及聞疾日增劇慮且不測率九
卿科道官問安

寢殿再申

建儲之議跪求望見

嗣皇清光此際此情臣子之心蓋百迴腸而後

敢一啓口也

先帝矍然首肯出

皇上於榻前並承

顧命有輔導

皇子爲堯舜之

旨是

先帝業以天下授之

皇上業以

皇上託之輔臣矣且云

壽宮要緊者再此其旦夕莫保之情景羣臣耳
聞目見者誰不願得長生久視之方延

萬載無彊之壽李可灼復神其藥之奇驗羣臣
無不思幸一試而莫敢先發遂流聞

禁中有

旨召可灼違藥少頃

傳諭稱進藥善戒姑退勿去

褒賞有加日昃復

傳諭進藥可灼難之謂日止可一丸強之乃再
進一丸而退詰旦昧爽而

龍馭上賓矣夫

先帝病係勞弱則可灼紅丸正屬對證况迫以
先帝立待之

嚴旨可灼安能不進藥

皇上與羣臣亦安忍不令可灼進藥特無救於
大漸之勢耳卽今日豈遂忘徬徨無已之
情哉孫慎行自隔年之後起自田間突興
大難之端借題紅丸誣

先帝以受鳩之慘加從哲以弒逆之罪片紙傳
播旋奉

聖旨舊輔方從哲素稱忠慎

皇考彌留李可灼進藥原出

聖意卿言雖忠愛然事係傳聞併進封移宮等
事當日九卿科道官多所親見還着據會
奏以釋羣疑其李灼輕易進藥不能無罪
着併議來說該部知道吏部尚書張問達
削去前段止將卿言雖忠愛以下半段發
刊並改會奏爲會議以啓邪黨之附和以
示指鹿之姦謀承望風旨者欲殺人以媚
人在避兇鋒者不信心而違心饒以半吞
半吐之詞多屬畏首畏尾之論獨黃克纘
王志道徐景濂汪慶百等明目張膽連篇
累牘侃侃鑿鑿足砥一時之狂瀾定千秋
之鍊案時非

皇上天語親傳有

皇考進藥亦昇天不進藥亦昇天之

旨邪黨窮追不已羅織之禍勢且燎原而不可
撲滅矣至可灼情出迫切似亦未忍深求
乃業知

睿照難欺輿情難奪猶瞞心昧已故遣戍以存
不了之薪火亦太毒而狡哉夫可灼之心
果出于毒

先帝耶卽肢解不足盡其罪果出于愛

先帝耶則遣戍寧不重其寃

先帝之逝果出于毒耶不獨從哲當任其咎果
不出于毒耶何爲從哲偏受其誣噫慎行
之心路人知之矣不過以丁巳被察從哲
實在政府黨人乘其倖倖從旁唆弄日以
報復爲謀一旦死灰復燃遂爾急不擇音
並思假借題目陷衆正以悅黨人可以立

取大拜耳孰知

天鑒昭昭枚卜首推竟以紅丸之故斥而不用
小人心勞日拙亦復何益此實錄之當確
者二也繇今而論孫慎行斥矣李可灼之
遣不可還也何者情無兩是理本一相因
也抑臣又聞鄒元標鍾羽正當日亦各有
疏入

告而秘不發抄兩臣立名非真晚節不振委身
門戶敗壞生平其秘疏不抄必陰附鬼魅
之說而又欲明逃非速之外也韓爌會議
之疏足破一時之謊何以元兇罪惡貫盈
猶爾倒身庇護說者謂良心難昧是非各
不相掩也至如江西監生楊惟休泰昌日
錄一書草莽一介何從而記注

朝廷之起居且刺及

宮庭之隱微中間語意閃爍稱述舛錯非潛

授意指則揣合嘖笑真無忌憚之小人豈
非

聖世衣冠之玷哉伏乞

皇上

嚴諭監修纂修諸臣將未完

神祖實錄從實紀載將已完

先帝實錄再行磨勘並將公忠發憤如劉廷元
黃克纘王志道范濟世等與假借誣讒如

王之來孫慎行楊漣左光斗等一應章疏
單揭備細搜錄與臣疏一併宣付史館務
存公案以垂信史庶是非邪正開卷瞭然
其于

三朝聖德

慈孝深衷光大闡揚所裨不小矣奉

旨 具在挺擊案中

史臣曰疏中言前後三案詳悉備至

洞徹肺肝矣大凡姦人舉事皆起于
借借文昇而

先帝有兩旬不用藥之諭借可灼而

皇上有進藥出

聖意之諭復轉而借從哲而

睿照難欺輿情難奪姑戍可灼以存不了之案
是詞愈遁而愈窮心愈勞而愈拙也

君父豈報復私怨之資弒逆豈獵取功名之徑

良心不死清夜難逃議論旣明

國是亦定

先帝正終

皇上正始

先帝止慈

皇上止孝天下萬世了然明白所謂聖人復起
不易斯言此之謂公論此之謂信史

洋洋

聖謨昭垂萬世非小臣所能揄揚萬一云

七月癸亥南京御史李時馨奏曰紅丸一事坐在用藥之不慎何必推極於弑逆以致

先帝之心不得愜於

賓天之日而尚舉梃擊之誕妄移宮之線索並欲借以居功借以定策更借以植黨也則是非可謂明乎然必待今日而始明也是

厥初自欺其議論以欺

主上而并欺天下後世者也

上曰勿欺二字爲臣子第一義令各盡心盡職以佐中興

十月乙巳少卿劉志選奏曰人臣事

君如天所藉以聯堂陛而效忠蓋者惟章奏一途卽言未必得當而事務期核實故聖門垂勿欺之訓而春秋謹無將之誅况職總

禮曹事關

君父無端以古今未有之變橫加于令德考終
之

主如原任禮部尚書今爲民孫慎行者哉慎行
以進藥不效罪舊輔方從哲也不過任風
聞之訛以爲弇石之計也不足責也而指
紅丸爲鴆毒以弑逆加從哲也是以不令
終誣

先帝以不討賊謗

皇上也罪不容于死也夫

先帝當彌留之際

皇上與顧命諸臣籲

天無從百身莫贖適鴻臚寺李可灼手持紅丸
自侈爲長生之藥而

先帝明問下及又若藉爲續命之珍諸臣卽明
知其無益然亦能諒其無他亦無有執未

達之見而從中阻撓者慎行不生于空桑
藉令設身處地必不以是爲從哲罪案而
況可爲莫須有之說耶然而

皇上

明旨下部猶謂其言出風聞着九卿科道據實
會奏正以當日情形多官親見姑候衆論
之僉同以定一代之實錄而至于慎行挾
私造謗罪在不赦宜付之法司而足也惜
于時覆奏諸臣議不及此以致

命下之日僅坐可灼以不詳慎之罪而慎行竟
漫無處分豈可灼爲慎行解嘲者耶從來
是非無並立之理刑賞無偏廢之權

顧命元臣旣毫無犯上之疑竇則造謗宗伯自
應伏加等之上刑誰爲秉成而今漏網卽
慎行鼠竄歸里亦不自意寬假之至此矣
自此舉一失而于是倖冰山以護身者不

三朝事類卷之二十一
三十四
做不休思衣鉢以善後者不奪不饜枚卜則巍然首列矣擯棄則連請續點矣公論切齒則云東林翼戴矣以致元惡大憝如楊漣左光斗魏大中輩盤據要津濁亂朝政驅逐善類引用私人同己者進異己者黜臣于天啓三年備員

留都因見舊輔葉向高力薦慎行諂不共戴具疏糾正有請

上方劔斬佞臣頭之說乃向高神通廣大尼之使不得上而抑且先發制人自非

皇上明降德音云南部屬具疏未上的姑不究則臣且不知死所寧有今日乎惟是紅丸一案流傳青史所關切于

聖德者固不在挺擊移宮之下而慎行挾私逞臆污蟻

皇上者實出王之案楊漣左光斗之上臣爲紅

皇王丸而阻謗臣之倖進爲謗臣而糾去輔之
庇姦此臣一點血誠爲綱常起見所以報
先帝而忠于

陛下之職分伏乞將臣前後二疏特

賜省覽

上曰孫愼行紅丸一疏借題報復已有旨削奪
劉志選前後二疏宣付史館以備採擇

史臣曰愼行無端發難已見棄於輿



原件短缺

P25以后缺

